



孔叢子卷七

連叢子上第

叙書



家之族胤一世相承以至九世相魏

居大梁孔子思及生鯉字伯魚鯉生及字

高字子家求生順相魏自叔梁紇至子順

魏城大梁始有三子焉長子之後承

殷統為宋公中子之後奉夫子祀為

褒成侯小子之後彥以將事高祖有功封蓼侯其子臧嗣焉歷位九卿遷御史大夫辭曰臣世以經學為家轉相承作訓法然今俗儒繁說遠本雜以妖妄難可以教侍中安國安國以治尚書為漢武帝博士臨淮太守時為侍中受詔綴集古義臣乞為太常典臣家業與安國紀綱古訓使永垂來嗣孝武皇帝重違

其意遂拜太常其禮賜如三公在官數年著書十篇而卒先時嘗為賦二十四篇四篇別不在集似其幼時之作也又為書與從弟及戒子皆有義故列之于左

諫格虎賦

帝使亡諸大夫猶馮虛公問乎下國下國之君方帥將士於中原車

騎駢闐被行罔密手格猛虎生縛羆
狂音岸虎昧爽而出見星而還國政
不恤惟此爲歡乃夸于大夫曰下國
鄙固不如帝者之事敢問天子之格
虎豈有異術哉大夫未之應因又言
曰下國褊陋莫以娛心故乃闢四封
以爲菽園境內以爲林禽鳥育之驛
驛淫淫物晝則鳴嚙夜則嗥吟飛

禽起而翳日走獸動而審音犯之者
其罪死驚之者其刑深虞侯死令是
掌厥禁於是分幕將士營遮榛叢戴
星入野列火求蹤見虎自來乃往尋
從張置網羅刃鋒驅檻車聽鼓鍾猛
虎顛遽奔走西東怖駭內懷迷冒怔
忪耳目喪精直網而衝局然自縛或
隻或雙車徒拊讚咸稱曰工乃縛以

絲組斬其牙支輪登較支與擗同或作枝言獲獸多可擗其軌輪登滿較式高載歸家孟賁被髮瞋目躁猾紛華故都邑百姓莫不于邁陳列路隅咸稱萬歲斯亦畋獵之至樂也大夫曰順君之心樂矣然則樂之至也者與百姓同之謂夫兕虎之生與天地偕山林澤藪又其宅也被有德之君則不為害今君荒于遊獵

莫恤國政驅民入山林格虎於其廷妨害農業殘天民命國政其必亂民命其必散國亂民散君誰與處以此為至樂所未聞也於是下國之君乃頓首曰臣實不敏習之日久矣幸今承誨請遂改之

楊柳賦

嗟茲楊柳先生後傷蔚茂炎夏多陰

可涼伐之原野樹之中塘溉浸以時
日引月長巨本洪枝條脩遠揚天繞
連枝倚那其房或拳局以遶下或擢
跡而接穹蒼綠葉累疊鬱茂翳沈蒙
籠交錯應風悲吟鳴鵠集聚日變其
音尔乃觀其四布運其所臨南垂大
陽北被宏陰西奄梓園東覆果林規
方冒乎半頃清室莫與比深於是朋

友同好几筵列行論道飲燕流川浮
觴殺核紛雜賦詩斷章合陳厥志考
以先王賞恭罰慢事有紀綱洗解酌
樽兕觥並揚飲不至醉樂不及荒威
儀抑抑動合典常退坐分別其樂難
忘惟萬物之自然固神妙之不如意
此揚樹依我以生未寧一紀我賴以
寧暑不御萋凄而涼清內蔭我宇外

及有生物有可貴云何不銘乃作斯
賦以叙斯情

鴉賦

季夏庚子思道靜居爰有飛鴉集我
屋隅異物之來吉凶之符觀之歡然
覽考經書在德為常棄常為妖尋氣
而應天道不踰昔在賈生有志之士
忌茲鴉鳥卒用喪已咨我令考信道

兼真變恠生家謂之天神脩德滅邪
化及其鄰禍福無門唯人所求聽天
任命慎厥所脩栖遲養志老氏之疇
爵祿之求祗增我憂時去不索時來
不逆庶幾中庸仁義之宅何思何慮
自今勤劇

蓼蟲賦

季夏既望暑往涼還逍遙諷誦遂歷

東園周旋覽觀憇于南藩觀茲茂蓼
結葩吐榮猗那隨風綠葉紫莖爰有
蠕蟲厥狀似螟群聚其間食之以生
於是悟物託事推况乎人幼長斯蓼
莫或知幸膏粱之子豈曰不云惟非
德非義不以為家安逸無心如禽獸
何逸必致驕驕必致亡匪唯辛苦乃
丁大殃

與侍中從弟安國書

感報侍中相知忿俗儒滯辭冒義有
意欲校乱反正由來久矣然雅達博
通不世而出流學守株比肩皆是衆
口非非正將焉立每獨念至此夙夜
反側誠懼仁弟道非信於世而以濁
知為愆也人之所欲天必從舊章潛
於壁室正於紛擾之際欵尔而見俗

儒結舌古訓復申豈非聖祖之靈欲
令仁弟譜明其道以闡其叢者哉且
曩雖為今學亦多所不信唯聞尚書
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謂為至然
也河圖古文乃自百篇邪如堯典說
者以為堯舜同道弟素常以為雜有
舜典今果如所論及成王道雷風周
公信自在俗儒群驅狗吠雷同不得

其髣髴惡能明聖道之真乎知以今
離古之隸篆推科斗已定五十餘篇
並為之傳云其餘錯亂文字摩滅不
可分了欲垂待後賢誠合先君闕疑
之義顧惟世移名制改變文体義類
轉益難知以弟博洽溫敏既善推理
又習其書而猶尚絕意莫肯垂留三
思縱使來世亦有薦古碩儒其若斯

何嗚呼惜哉先王遺典缺而不補聖祖之業分半而泯後之君子將焉取法假令顏閔不歿游夏更生其豈然乎不得已已貴復申之

與子琳書

告琳頃來聞汝與諸友書講肄學傳滋滋晝夜術術不怠善矣人之進道惟問其志取必以漸勤則得多山雷

至柔石為之穿蝸蟲至弱木為之斲夫雷非石之鑿蝸非木之鑿然而能以微脆之形陷堅剛之体豈非積漸之致乎訓曰徒學知之未可多履而行之乃是佳故學者所以飾百行也侍中子國字安國明達淵博雅學絕倫言不及利行不欺名動遵禮法少小長操故雖與群臣並參侍見待崇禮

不供覈事獨得掌御唾壺朝廷之士
莫不榮之此汝親所見也侍中分掌
下至裘器席子之屬武帝時孔安國
為侍中以其為儒者特聽掌御唾壺
樂延詩不云乎毋念爾祖聿脩厥德
又曰操斧伐柯其則不遠遠則尼父
近則子國於以立身其庶矣乎

叙世

感子琳位至諸吏亦傳學問琳子黃

厥德不脩失侯爵大司徒光光字子

字賜次儒成帝即位奉為博士後為太

以其祖有功德而邑土廢絕分所食

邑三百戶封黃弟茂為閔內侯茂子

子國生子印為諸生特善詩禮而傳

之子印生仲驩為博士弘農守善春

秋三傳公羊穀梁訓諸生仲驩生子

立善詩書少游京師與劉歆友善歆

子駿成帝召見為黃門郎詩賦數領
校書講六藝傳記詩賦賦數領
方技死所不究向死歆復為中壘校
禰哀帝時為侍中遷騎都尉奉車光
五經卒以貴幸復領嘗以清論譏貶史
丹史丹諸子並用事元史丹字君仲
薨諸男女二十人九男以丹為侍
中諱曹侯至卿大夫二千石者凡十
餘人親近在為是不仕以詩書教於
左右凡四人為是不仕以詩書教於
闕里數百人子立生子元以郎校書
時歆大用事而子元校書七年官不

益故或譏以為不恤於進取唯楊子
雲善之子元生子建與崔義幼相善
長相親也義仕王莽為建新大尹數
以世利勸子建仕子建荅曰吾有布
衣之心子有衮冕之志各從所好不
亦善乎且習與子幼同志故相友也
今子以富貴為榮而吾以貧賤為樂
志已乖矣乖而相友非中情也請與

子辭遂歸鄉里崔義當作毅字崔篆其理與漢書同而其文異漢書稱子毅以疾隱身不仕後疾愈復仕崔建絕子但漢書誤作仁義可辨則光武中興天下未悉從化董憲彭豐等部眾於鄒魯之間郡守上黨鮑府君長患之是時關里無故荆棘叢生一旦自闢廣千數百步從舊講堂坦然至里門府君大驚謂子建曰豈卿先君

欲令太守行饗禮助太守誅惡邪子建對曰其然府君曰為之柰何對曰庠序之儀廢來久矣今誠修之民必觀焉且憲豐為盜或聚或散非有堅固部曲也若行饗射之禮內為禽之之備外示以簡易憲等無何依眾觀化可因而縛也府君從之用格憲等鮑永字君長初事更始更始亡歸光武拜諫議大夫時東海人董憲起兵

其禪將屯兵於魯侵害百姓乃拜永
為魯郡太守永到破之降者數千人
唯彭豐虞林等不肯下頃之謂府丞及
里无故荆棘自除永異之行禮助吾誅
魯令曰豈夫子欲太守之行禮請豐等
先道邪乃會車修射享之禮請豐等
持牛酒勞享而替之豐等亦欲圖永乃
豐等殺子建生子仁以文學為議郎博
士南海太守生子豐子豐以學行聞
三府交命委質司空拜高第御史建
初元歲漢章帝大旱天下憂之問群

臣政教得失子豐乃上疏曰臣聞為
不善而災報得其應也為善而災至
遭時運也陛下即位日新視民如傷
而不幸耗旱時運之會尔非政教之
所致也昔成湯遭旱因自貢省故散
積減御指膳而大有年意者陛下未
為成湯之事焉天子納其言而從之
三日雨即降轉拜黃門侍郎與東觀

事子豐生子和史作孔僖字仲和此
故不書名○太中大夫鮑彥曰人之性分
氣度不同有體貌亢疏色厲矜莊儀
容冰栗似若能斷而當事少決不遂
其為者或性玄靜不與俗競氣不勝
辭似若無能而涉事不顧臨危不撓
者是為似若強焉而不能勝量似若
弱焉而不可奪也君子觀之以表推

內察容而度心所以得之也若是似
類相亂如何取實乎子豐曰夫人者
患在不察也人之所綜物才志也慮
協於理固以守之此之謂強知足以
通變明足以破偽情足以審疑果足
以必志固可以先事而成功矣即所
謂寬柔內思不報無道之強豈待形
氣之助乎若乃貌濟內荏高氣亢戾

多意倨跡理不充分業不一定執志
不果此謂剛復非彊者也是故君子
欲必其行由是論之強弱之分不取
於氣色明矣必也察志在觀其履事
乎非定計於內而敏發於外孰能稱
此強名乎哉子豐曰夫物有定名而
論有一至是故有可以一言而得其
極雖十言不能奪者惟析理即實為

得不以濫麗費辭為賢也然而世俗
之人聰達者寡隨聲者眾持論無主
俯仰為資因貴勢而附從託浮說以
為定不求之於本不考之於理故冗
長溷散之言而眾莫能折其中所以
為口實而無得也夫論辨者貴其能
別是非之理非巧說之謂也當要者
訥言得理此乃辨也聽者由弗之察

辭氣支離取喻多端幸較以類理不
應實而聽者因形飾偽徒讚然之是
所謂以巧辭多喻為辨而莫識一言
之別實者也人皆欲剖折分理揆度
真偽固不知所以精之如自為得其
謬惑莫之甚焉是故舉多敗事而寡
特之知困於群醜也夫聰者不可亂
以淫聲明者不可眩以邪色而世人

不必聰明故有氣勢者益得之半無
此二者損得之半也

左氏傳義詁序

先生名奇字子異其先魯人即褒成
君次孺第二子之後也孔霸字次孺
宣帝時為太
中大夫以選授皇太子經元帝即位
賜爵關內侯號褒成君生四子長曰
福第二子光奇捷第三子喜家于茂陵以
弟四子光奇捷之後也
世學之門未嘗就遠方師也唯兄君

魚少從劉子駿受春秋左氏傳其於
講業最明精究其義子駿自以才學
不若也其或訪經傳於子駿輒曰幸
問孔君魚吾已還從之諮道矣由是
大以春秋見稱當世孔尊字君魚
歆受春秋左傳歆稱之謂門人曰吾
已從君魚受道矣後為武都太守弟
奇守約鄉閭卒于家奇通博經典作
春秋左氏剛義王莽之末君魚避地
言剛定其義也

至大河之西以上將竇融為家常為
上賓從容以論道為事是時先生年
二十一矣每與其兄議學其兄謝服
焉及世祖即祚君魚乃仕官至武都
太守關內侯以清儉聞海內先生雅
好儒術淡忽榮祿不願從政遂刪撮
左氏傳之難者集為義詁發伏闡幽
讚明聖祖之道以祛後學著書未畢

而早世不永宗人子通痛其不遂惜
茲大訓不行于世乃校其篇目各如
本第并序荅問凡三十一卷將來君
子倘肯遊意幸詳錄之焉○子豐善
於經學不好諸家書鮑彥與子豐名
齊而業殊故謂子豐曰家書多才辭
莫過淮南也讀之令人斷氣方自知
爲陋尔子豐曰試說其旨工不可及

者彥曰君子有酒小人鼓缶雖不可
好亦不可醜此語何如子豐曰不急
爾彥曰且效作此語子豐曰君子樂
醜小人擊拊雖不足貴亦不可賤君
子舞象小人擊壤上化使然又何足
賞吾能作數十曲但無益於世故不
爲尔鮑子於是屈而無辭

連叢子下第二十三

元和二年三月孝章皇帝東巡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祠聖師作六代之樂天子升廟西面群臣在庭北面皆再拜天子進爵而後坐乃召諸孔丈夫年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臨賜酒飯子和自陳曰臣草莽所蔽才非幹時行非絕倫託滄先聖嗣世名學家陛下謬加拔擢微臣蘭臺令史會值車

駕東巡先禮聖師猥以餘福惠及臣宗誠非碎首所能報謝詔曰治何經對曰為詩書頗涉禮傳詔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非所敢當也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而貴道今陛下尊臣祖之靈貴臣祖之道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陛下所以崇聖也若夫願其道嗣得與群臣同

受釐福此乃陛下愛屋及烏惠下道
周旦曰愛其人者儲其愛其屋所以崇德
作聖臣宗弗與於光榮非所敢承天
子嘆曰非聖者子孫惡有斯言遂拜
子和郎中詔隨車駕賜孔氏男女錢
帛子和從還京師遂校書東觀其年
十二月為臨晉令其友崔駰以其家
卦林占之謂為不吉語子和曰盍辭

乎卦林當作易林漢崔篆嘗著易林
六十四篇用共吉凶多所占驗篆
乃駰家祖駰答曰學不為人仕不擇官
所以為吉也且卜以決疑不疑何卜
吉凶由人而由卦林乎徃徃之官三
年秋八月天子巡后土登龍門子和
自請從行在所天子識其狀貌燕見
移時賜帛十端還而九月既望寢疾
不瘳乃命其二子留葬焉二子長曰

長彥年十有二次曰季彥年十歲父
之友西洛人姚進先有道徵不就養
志于家長彥季彥常受教焉既除喪
則苦身勞力以自衣食家有先人遺
書兄弟相勉諷誦不倦于時蒲阪令
汝南許君然造其宅勸使歸魯奉車
二乘辭曰載柩而返則違父遺命舍
墓而去則心所不忍君然曰以孫就

祖於禮為得領子無疑荅曰若以死
有知也祖猶有鄰宗族父獨留此不
以劇乎吾以定矣遂還其車留華於
是甘貧味道研精墳典十餘年間會
徒數百故時人為之語曰魯國孔氏
好讀經兄弟講誦皆可聽學士來者
有聲名不過孔氏那得成長彥頗隨
時為今學其時多為季彥壹其家業

兼修史漢不好諸家之書○華陰張
太常問何如斯可謂備德君子季彥
荅曰性能沉邃則不可測志不在小
則不可度砥厲廉隅則不可越行高
體卑則不可階興事教業與言俱立
捨己從善不耻服人交友以義不慕
勢利並立相下不倡游言若此可謂
備德矣張生曰不有孝弟忠信乎荅

曰別而論之則應此條揔而目之則
曰孝弟忠信張生聞是言喜而書之
○魯人有同歲之計而死者欲為之
服問於季彥季彥曰有恩好其總乎
昔諸侯大夫共會事于王及以君命
同盟霸主其死則有哭臨之禮今之
上計並覲天子有交燕之歡同盟締
素上紀先君下錄子弟相敦以好相

厲以義入數相往來特有私親雖比
之朋友不亦可乎○崔駟學於太學
而糧乏鄧衛尉欲餼焉而未果季彥
年九歲以其父命往見衛尉曰夫言
不在多在於當理施不在豐期於救
乏崔生臣父之執也不幸而貧公許
賑之言既當理矣從來有日嘉賦未
至或欲豐之然後乃致乎荅曰家物

少須租入當猥送季彥曰公顧盼崔
生欲分祿以周其無君之惠也必欲
待君租入然後猥致則於崔生為贏
非義崔生所不為也且今已乏矣而
方須租入是猶古人欲決江河以救
牛蹄之魚之類也鄧公曰諾○梁人
取後妻後妻殺夫其子又殺之季彥
返魯過梁梁相曰此子當以大逆論

禮繼母如母是殺母也季彥曰言如
母則與親母不苛欲以義替之也昔
文姜與弑魯桓春秋去其姜氏傳曰
不稱姜氏絕不為親禮也絕不為親
即仇人尔且夫手殺重於知情知情
猶不得為親則此下手之時母名絕
矣方之古義是子宜以非司寇而擅
殺當之不得為殺母而論以逆也梁

相從之○弘農太守皇甫威明問仲

淵曰淵即皇甫規中吾聞孔氏自三父

之後禮別子為祖繼別為宗今云能

傳祖之業者常在於叔祖今觀連叢

所記信如所聞然則伯季之後弗克

負荷矣答曰不然也先君所以為業

者非惟經傳而已可以學則學可以

進則進可以止則止故曰無可無不

可也蓋唯執行中庸其於得道非末
嗣子孫所能及也是以先父各取所
能能仕則仕能學則學自伯祖之子
孫世仕有位季祖之子孫或學或仕
或文或武所統不一故學不稽古仕
無高官文非俎豆武非戢兵不專故
也皇甫曰如高明之言是故弗克負
荷矣荅曰伯之子孫今其可仕季之

子孫何所能任所以世得聞焉且人
之才聖受天有分若如君之論則成
王伯禽雖致泰平皆當以不聖蒙弗
克負荷之罪乎皇甫笑曰善既而或
謂仲淵曰以古人推之自可如皇甫
之言尔而子矜之何也皇甫雖口與
子心實不與也荅曰吾其然然此君
來言頗欲相侵故激至於此豈曰得

道由不獲已也○長孫尚書問季彥
曰處士聖人之後也豈知聖人之德
惡乎齊荅曰德行邈於世智達秀於
人幾於如此矣曰聖人者必能聞於
無聲見於無形然後稱聖尔如處士
所言大賢則能為之季彥曰君之論
宜若未之述也夫有聲故可得而聽
有形故可得而見若乃無聲雖師曠

側耳將何聞乎無形雖離婁並照將

何覩乎

離婁黃帝時能書曰惟狂

克念作聖狂人念思道德猶為聖人

聖人大賢之清者也賢人中之清

者也○孔大夫謂季彥曰

大扶元世

少習家學方正對策不合乃辭病去

後徵拜議郎補洛陽令以師喪奔官

卒于今朝廷以下四海之內皆為章

句內學

西漢士論以經術為內季諸

尚評文乃以章句為而君獨治古義
內李經術為外李治古義則不能不非章句非章句內
學則危身之道也獨善固不容於世
今古義雖善時世所廢也而獨為之
必將有患蓋固已乎答曰君之此言
殆非所望也君以為學學知乎學愚
乎大夫曰學所以求知也李彥曰君
頻日聞吾說古義一言輒再稱善善

其使人知也以為章句內學迂誕不
通即使人愚也今欲使吾釋善善之
知業習迂誕不通之愚學為人謀如
此於義何居且吾子立論必折是非
以是易非何傷之如主上聰明庸知
不欲兩聞其義博覽古今擇善從之
以廣其聖乎吾學不要祿貴得其義
爾復以此受忠猶甘心焉先聖遺訓

壁出古文臨淮傳義可謂妙矣而不
在科策之例世人固莫識其奇矣斯
業之所以不泯賴吾家世世獨修之
也今吾猥為祿利之故欲廢先君之
道此殆非所望也若從君言是為先
君之義滅於今日將使來世達人見
今文俗說因嗤笑前聖吾之力此蓋
為先人也物極則變此百年之外必

當有明慎君子恨不與吾同世者於
是大夫悵然曰吾意實不及此也敢
謝不敏○楊太尉楊震問李彥曰吾
聞臨晉君異才博聞周洽群籍如世
不歸大儒何季彥而世不和為臨晉於
之荅曰不為祿學故也惡直惡醜實
繁有徒辯經說義輒見憎疾但以所
據者正故眾人不能周尔免害為幸

何大儒之能歸乎○季彥見劉公客
適有獻魚者公熟視魚歎曰厚哉天
之於人也生五穀以為食育鳥獸以
為肴衆座僉曰誠如明公之教季彥
曰賤子愚意竊與衆君子不同以為
不如明公之教也何者萬物之生各
稟天地未必為人人徒以知得而食
焉故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為貴貴有

知也伏羲始嘗草木一日而遇七十
二毒然後五穀乃形非天本為人之
生也蚊蚋食人蛆蟲食土非天故為
蚊蚋生人為蛆蟲生地也知此不然
則五穀鳥獸之生本不為人可以為
無疑矣公良久曰辨哉衆坐默然○
永初二年後漢安季彥如京師省宗
人仲淵是年夏河南四縣雨雹如椽

杯大者如斗殺禽畜雉兔折樹木秋
苗盡天子責躬省過並令幽隱有道
術之士各得假變事亟陳厥故季彥
與仲淵說道其意狀曰此陰乘陽也
貴臣擅權母后黨盛多致此異然乃
漢家大忌時下邳長孫子逸止仲淵
弟聞是言也心善之曰見上說焉上
召季彥季彥見於德陽殿陳其事如

與仲淵言也曰陛下增修聖德慮此

二者而已

謂饋臣

夫物之相感必以

類推其甚者必有山崩地震乖氣相

因其事不可盡論往者延平中

孝孺

既鄧后稱制而東垣巨屋山大崩聲

動安邑即前事之驗者帝默然左右

皆不善其言

史稱安帝

延光元年季彥聞之曰

吾豈容媚勢臣而欺天子乎後子逸

相魯舉季彥孝廉固辭不就會遭兄
長彥憂遂止乎家季彥為人謙退愛
厚簡而不華終不以榮利變其恬然
之志見不義而富貴者視之如僕隸
舉筆則典誥成章吐言必正名務理
故每所交游莫不推先以為楷則也
年四十有九延光三年十一月丁丑
卒

史稱年四十七

孔叢子卷七



高橋

中橋
真目

高橋
下
王
宗

高橋

